

孔子论学

一、教学育人

1. 有教无类

子曰：“自行束修以上者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（述而 7）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只要主动给我一点见面礼，我就不教他的。”

〔评述〕孔子招收学生，从来是十分广泛的。他的弟子籍贯不同，年龄不同，水平不同，性格不同，在出身上、社会地位上也不同，这句话只是他招收学生提出的经济条件。对束修历来有三种解释：一是十脔（束）干肉（修），一是童子或成年后束起发来，一是约束修身。上面的译文是第一种解释，后面的解释是说：只要到了十五岁，束起发来，意味着成年的人，我便可以教育。或只要是能约束自己的好人，我便教育。三种解释虽然不同，但都说明他招收学生是较广泛的；和古代那种严格讲究门第、爵位的做法是不同

的。古代办教育“学在官府”，孔子招收学生的面较宽，便打破了当年的界限，冲破了传统的限制，对于发展我国古代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
互乡难与言。童子见，门人惑。子曰：“与其进也，不与其退也，唯何甚？人洁己以进。与其洁也，不保其往也。”

（述而 29）

〔译文〕（鲁都不远）互乡这个地方的人因为道德水平很低很难于交往，但那里的一个小童子却受到了孔子的接见，他的弟子对此表示困惑不解。孔子对弟子们说：“我们应赞成他们的进步，不赞成他们的退步。对人家为什么要求太苛呢？别人把自己清理得干干净净（改了过），到你这儿来，你就应该肯定与赞成他的洁净（改过），不要抓住以往不洁（过失）的缺点不放啊！”

〔评述〕孔子说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认为人的天资一样，只是后天的环境、教育和个人的努力不同，才出现优劣。一个人既然能够改造，就要欢迎他改造，不能一成不变地看待别人，而应在别人已改造，愿改造的基础上促进他进一步改造。孔子对互乡的人改变态度的做法正是如此。弟子们对此不解，孔子为此发表了一番高论。其内容便是别人改了过，由坏变好以后，就应该肯定人家的成绩，不要以一成不变的老眼光看人。

子曰：“爱之，能无劳乎？恚焉，能无悔乎？”（宪问 7）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（如果你）爱护这一个人，能够不叫他勤劳吗？（你如果一心一意地）忠于他，（为了他）能够不开导他吗？”

〔评述〕孔子在这段话中说出了对别人真正的爱及关怀是什么？不是溺爱，不是姑息，不是令其坐享其成，而是令其艰苦创业，勤奋工作，用劳动创业，用劳动致富。要忠于一个人（此处的“忠”，泛指维护别人，为了别人好），就要教育他，开导他，不是叫他盲从，而是叫他具备一定的知识后努力工作，主动做事。这句话体现出教师对学生，父母对子女，上级对下级，有德者对少德者的严格要求，是很有道理的。

子曰：“有教无类。”（卫灵公39）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（我办教育）不分什么贫富、地域的区别，都要收学生。”

〔评述〕这是孔子对人广泛进行教育最典型的言论。历来对此句有多种解释：如不分贫富，不分地域，不分善恶贤愚。有人还说孔子主张按照地域来教练奴隶等等。从孔子一生的教育活动来全面观察，我们只应同意前面的说法，即孔子对别人进行教育时，主张不分贵贱，地域及水平高低，只要愿意学习的就收下教育。这样便扩大了受教育人的面，使更多的人能受到教育。这自然会使学风下移。孔子办的这种私学，对于我国文化的发展带来直接的好处。就在此主张指导下，孔子一生勤奋努力终于教出弟子三千，贤人七十多

人，对我国古代文化做出突出的贡献。

孔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（季氏 9）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生下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人，学习以后再知道的是次等人；在实践中遇到困难再去学习的人，是又次一等的人；遇见困难不能克服，还不通过学习去解决的那种人，是下等的一种人啊。”

〔评述〕许多人把这段话作为孔子在人的认识上持先验论的主要例证。说他把人分作四等。第一等是天才，最下等是蠢才。体现出他推崇统治阶级、诬蔑劳动人民的唯心主义思想。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这句话是孔子对各种对待学习态度者的评价。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。”是假设句，即除非那种生下来就有智慧的人不用学习。“学而知之”；“困而学之”是指主动学习和被动学习的人。尽管他们有“次”和“又次”之分，但都加以肯定，对那种学习起步晚的人并不鄙视，只是对那种明明遇到困难不得解决，却又不肯学习的人，作为“民斯为下”，不可救药。叫人们无论如何不要做这样的人。

在孔子所有尊崇的古圣先贤及当时的名人中，不论政治地位多高、道德修养多高，他从来没说过一个人是“生而知之”者。他自己曾很自负，说过“天生德于予”的话，他认为自己也不是那种人，他曾明确地说过“吾非生而知之”。如此可知孔子心目中的“生而知之”只是一个假设的命题，不能依此说他是什么吹捧天才，至少在此问题上不能说他是先验论

者，而应看作他分出层次来鼓动人们努力学习。

子曰：“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。”（阳货 2）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人的性情本来相接近（只是因为所处的环境不同）沾染的习惯不同，而相距远了。”

〔评述〕孔子在对待人性的看法上，既看到人的性情相近，又注意到环境及后天的教育，还是比较全面的。他认为人的性大体相似，但却也有差别，可以变更。变更的条件便是环境与教育（即此句中的“习”）。孔子一生从事教育，就在于改变人的性情，使人由无知到有知，由无才变有才，即相信教育对人改造中的作用。

2. 诲人不倦

子曰：“默而识之，学而不厌，诲人不倦，何有于我哉？”

（述而 2）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（见到有道理的事情）默默地记在心里，学习起来从来不感到厌烦，教起别人来从来不感到疲倦。对于这几项，我哪一点能够做到了呢？”

〔评述〕前三句话是说遇见有道理的事情默默地记在心里，吸取各方面的道理，充实自己的思想，改正自己的错误，是首先应做到的事情。当一个人具备这个优点以后，才能做到广泛的向各方面学习，从不厌烦及耐心地教别人。这三点是一个教师必备的优点。也是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必有

的长处。孔子说这三点自己没有做到，显然是自谦之词。

从教育学的角度上说：“默而识之”是强调有意注意。即当一件事情反映到人的大脑以后，应集中注意记下它来，不要学而不察地一掠而过。这样，就能记得牢固了。学无止境，学习时如满足于—知半解，便会产生厌烦情绪。只有学而“不厌”，才能坚持学习而逐步趋于深入。教人时，总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学生，有的学习领会起来快，有人慢，有人聪敏，有人迟钝。一个教师对前者往往喜欢，对后者则往往表现为不耐烦，产生厌倦情绪，而不愿或放松对他们的继续教育，这又是教人者的切戒之处。后世不但把此句话当作一个教师的座右铭，毛泽东同志在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》中在谈到共产党员时还说到“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，应该是民众的朋友，而不是民众的上司。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。”在谈到学习时又说：“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。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，必须从不自满开始。对自己，‘学而不厌’对人家，‘诲人不倦’我们应取这种态度。”可知对这两句话的精神还是可以批判地继承的。

子曰：“二三子以我为隐乎？吾无隐乎尔。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，是丘也。”（述而 24）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还有什么本事不教给你们吗？我是没有任何隐瞒不教的了。我没有任何不可以向你们公开的。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。”

〔评述〕一个教师对学生，应开诚相见，不必隐瞒自己

的观点，不应心口不一，言不由衷，教师要学生待人以诚，自己对学生首先要待之以诚。这句话表面上看来，是孔子对学生的表白，实际上却说明他对教学和为人的态度。在旧中国，师傅教徒弟，往往留一手。这是小农经济狭隘思想的突出表现，妨碍科技的进步。这种做法显然是与孔子的主张背道而驰的。

子曰：“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？抑为之不厌，诲人不倦，则可谓云尔已矣。”公西华曰：“正唯弟子不能学也。”

（述而 34）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如果以‘圣人’和‘仁人’的标准来衡量我，我那能担当得起呢？我不过学习、工作起来从不感到厌烦，教起别人来，从不感到疲倦，不过如此而已。”公西华听到后，对老师十分敬佩地说：“这不正是我们这些学生所学不到的啊？”

〔评述〕孔子认为古往今来最有学问的人是“圣人”，道德水平最高的人是“仁人”。尽管他自己认为有一定的水平和学问，但却达不到“圣人”和“仁人”的程度。当有人把他比做“圣人”和“仁人”时，他极力表示不敢当，可见他谦逊的态度。为了说明自己与别人的不同，又说出自己不过有学习起来不厌烦，教起人来不疲倦的两个特点。此两特点，是说明自己努力，认真对待教和学，并不说明自己水平比别人高。当然说这番话的本身，又是一种谦虚的态度。以致他的弟子公西华说：“这正是我们学不到的。”

3. 学优从政

子曰：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（学而 5）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治理一个具有一千辆兵车的大国（必须做到几点）：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，对下级要讲信实，不要欺妄。要节省开支，要爱护百姓。在役使百姓时要在可用的时候。”

〔评述〕孔子认为弟子学成以后，要去治理国家，从事政治活动。在这里他提出治理大国的五点主张，其主要精神是用‘仁’的办法进行统治。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住统治权。古往今来，多少亡国之君，大都因不能遵守这几点，对外轻易征伐，对内大兴土木，不讲信义，肆意对人民统治、剥削，不顾人民的死活，因而激起人民的反抗，导致国破家亡。孔子认为执行此五点主张，便可免于灭亡而永保统治。它固然有明显的阶级性，但在当时对维持和发展生产有利。生产不受破坏，便对社会发展有利。其知民疾苦、体恤民情的思想，也是有可取之处的。

或谓孔子曰：“子奚不为政？”子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。’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。”

（为政 21）

〔译文〕有人对孔子说：“你为什么 不 参与政治呢？”孔子

（未马上作正面的回答，却援引出一句古文）说：“《尚书》中说过：人们强调的这个孝字呀，只有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这种风气便会积极地影响到社会上。一个人做到孝悌，也就是参加了政治了。为什么一定要做官才算是参与政治呢？”

〔评述〕孔子认为，政治是统治阶级共同参与及共同努力的产物。身居高位、施以统治人民之术的人是从政；居于基层，按照统治阶级规定的标准，以身作则来做的人，同样会影响或施作用于政治，也是从政。自己在基层执行孝悌的活动，正是对当权执政者的很大支持。这里体现出他对从政理解的广泛，也体现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态度。自然这也是对弟子们的身教。他要弟子通过学习人人遵守礼制，从家庭中，日常事做起，人人做出榜样，实际上就是参加了政治活动。

子贡曰：“有美玉于斯，韞而藏诸 求善贾而沽诸。”子曰：“沽之哉！沽之哉！我待贾者也。”（子罕 13）

〔译文〕子贡问：“有一块美玉在这里，你是把它放进柜子里保存起来呢？（还是）找一个识货的商人把它卖出去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卖掉啊 卖掉啊 我正在等着识货的人呢。”

〔评述〕《论语》中有些双关的语言，这里是一个例子。表面上看来是子贡与老师在议论对一块美玉如何处理的小事，实际上是指孔子的治国之才是否发挥的大问题。孔子从

来是个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、积极入世，不甘寂寞的人。他广泛学得的知识，多年来总结出的一套治国本领，当然不会弃置不用，而是有机会就要施展。他说：只要有个识货的买主，自己这块美玉就要卖出去。意思是：只要有个欣赏和赞同自己主张的国君，给自己一定的职权，自己就毫不犹豫地出山，干出一番事业来。这个例子生动地体现出孔子学习是为了从政的主张。

子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。”

子路曰：“子行三军，则谁与？”

子曰：“暴虎凭河，死而无悔者，吾不与也。必也临事而惧，好谋而成者也。”（述而 11）

〔译文〕孔子对颜渊说：“天下用着我，我们把道理和本事使出来；如果没有谁用我，我便藏起来不用。能够做到这两点，恐怕只有你和我两个人吧？”

子路（听见老师赞美颜回，自己凭着力气大，懂军事，便对老师说：“你若率领三军的话，要去找谁一起干呢？”

孔子（回答他）说：“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，不用船只便要渡河，那样（有勇无谋）死了也不后悔的人，我是不与他共事的。我希望的是面临任务时，思想上紧张、谨慎，多谋善断，而又能把事情做好的人。”

〔评述〕孔子在与两个不同性格的弟子的对话中，进一步说明自己一贯主张的道理。对颜回的一段话，说明自己有条件的入世，即遇明主才使出真本事，无人用己之才则不勉

强。自己的行为是为了从政治国，使天下太平，而不是无目的的行动，至于对子路的回答更明确地提出要有勇有谋，不要凭一时血气之勇的鲁莽行动。也就是说，在从政治国时，要有计划，有目的，深思熟虑后行动，这样才能将事业干好。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。必也使无讼乎？”（颜渊 13）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审官司问案子 我和别人差不多 但是我希望的是日后最好没有诉讼才好。”

〔评述〕作为大司寇的孔子来说，审官司问案子，是其份内的事。按律做好它，是一个方面。但是他却想的比别人多。他能进一步想到最好以后没有人打官司，天下没有争斗，没有诉讼才好。他希望自己的大同思想实现以后，人人不为私利奔走，便能消除各种争端而息止诉讼。这在当时，尽管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空想，但他说这话的目的，在于希望人们学习以后，人人以“仁”做标准，来衡量自己的行动，并用其协调矛盾，消除争端。由此可知孔子想的比别人更深一些。

子路问政。子曰：“先之劳之。”请益。曰：“无倦。”

（子路 1）

〔译文〕子路向孔子问起如何从政的事 孔子回答：“让人家干的事你先干 然后才让别人勤劳地工作。”子路请求老师再多讲一点 孔子接着说：“永远不要疲倦懈怠啊。”

〔评述〕子路是孔子的大弟子，在他向老师请教学好以后怎样从事政治活动时，孔子对他作出积极回答。在这两句回答中，充分体现出两点意思：一是带头干些事情，一是积极地去干。这两点确实是最基本的，因为干与不干是干好与干坏的前提，要想做一番事业，就要下一番努力。要想叫别人干事，自己首先干出个样子来，只有自己做到的事情，才能让别人做到。只有自己永不懈怠，不知疲倦地工作，才能要求人家忠于职守。

子曰：“善人为邦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矣。诚哉是言也！”
(子路 11)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有能力的人治理国家，延续到一百年，就可以克服残暴免除虐杀了。这句话说的真对啊！”

〔评述〕孔子主张学习，希望弟子们学成“圣”“贤”，至少学成一个“成人”“善人”。有了这样的水平，去从政治国就可以战胜残暴，去掉杀戮。在这里，他引了一段别人的话，加以赞扬，实际上正是他自己的主张。他对那些能把国家治理好，有本事，有才能的人称做“善人”，他赞扬这种“善人”自己正是要做这样的“善人”。

叶公问政。子曰：“近者悦，远者来。”(子路 16)

〔译文〕叶公(沈诸梁)向孔子问到治理国家要达到什么标准的问题时，孔子回答：“你施行的政令，要使境内的人高兴，境外的人到你这儿来。”

〔评述〕孔子从来认为学习好就要从政治国，从政治国的主要内容是得民，即得人心。政令施行的好坏，不应以自己的主观想象为标准，也不应以周围人的吹捧为标准，而是以民心的向背为标准。得民心者则昌，失民心者则亡。如果治理国家时，使境内的百姓在你的治下高兴，境外的百姓纷纷前来投奔的话，那将是兴旺发达的一番景象，那么你施行的政令便算成功了。当然在这一番道理的议论中，我们应看到它的阶级实质在于对剥削阶级施政的歌颂。但近悦远来的道理却是共通的。

子夏曰：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”（子张 13）

〔译文〕子夏说：“做官的有余力便去学习，学习好的有余力便去做官。”

〔评述〕这句话虽出自子夏之口，但却是孔子学优从政的主要依据。对“优”字，有的作“富裕”；“余力”讲，有的做“好”、“优秀”讲。两者虽有差异，但意思却相差不大。依前说：做官的有了余力要学习，才能把官做好。学业有成的，有余力就要参加政治活动。依后说：为了把官做好，就要加强学习；只有学习好了，才能有资格去从政。两者都把从政和学习紧密连到一起。两者既互为手段，又互为目的，充分地体现出孔子办教育的阶级性。

子张问于孔子曰：“何如斯可以从政矣？”

子曰：“尊五美，屏四恶，斯可以从政矣。”

子张曰：“何谓五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惠而不费，劳而不怨，欲而不贪，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。”

子张曰：“何谓惠而不费？”

子曰：“因民之所利而利之，斯不亦惠而不费乎？择可劳而劳之，又谁怨？欲仁而得仁，又焉贪？君子无众寡，无小大，无敢慢，斯不亦泰而不骄乎？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视，俨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”

子张曰：“何谓四恶？”子曰：“不教而杀谓之虐；不戒视成谓之暴；慢令致期谓之贼；犹之与人也，出纳之吝谓之有司。”

（尧曰 2）

〔译文〕子张向孔子问道：“怎样就可以治理国家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应该尊重五种美德，去掉四种恶政，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了。”

子张问：“五种美德是什么呢？”

孔子回答：“一个君主只给百姓好处，自己却不浪费，要百姓干这干那，但他们不抱怨你，自己只是要办仁义的好事，而不是贪婪；自己地位很高，却并不骄傲；自己很威严，但是并不凶猛。”

子张问：“怎样才叫给人民以好处，自己并不浪费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你依照百姓的利益给他们办好事，这不是对百姓有好处，自己不浪费吗？选择合适时间，合理支配他们的劳动，谁能怨恨你呢？自己一心要施行仁义，结果也办出了对大家有好处的仁义事，又算是什么贪求呢？一个君子办起事来，不论人多人少，势力大小，都要一视同仁，不要任意

怠慢别人，这不就是地位安泰和崇高但却不骄傲吗？一个君子平时衣冠整齐，目不邪视，态度庄严，叫人家看到而有所敬畏，这不就是威严而不凶猛吗？”

子张问：“四种恶政是什么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不加教育便把犯错的人杀了，叫做虐；不加申诫便要人家有什么成绩，叫做暴；起初要求不严，突然对人要求严格，致使别人办不到，叫做贼；在给人家财物时，出手吝啬，叫做小里小气的小衙役气。”

〔评述〕在孔子与子张的这段对话中，说出孔子对学成本事后从政治国的一些主张和做法，以及他提倡什么，反对什么的主张。

孔子主张统治者要施行仁政，给百姓办好事，才能使他们真正拥戴统治者，从而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。文中说出孔子治国的一些策略。如有节制、有选择地使用民力，应想办法给百姓以好处，自己不要过分贪求什么。在推行政治、经济政策时，不要厚此薄彼，偏向了谁和得罪了谁。为了让人们尊重自己，自己就要行为端庄、令人敬佩，不要盛气凌人，仗势欺人，不要让人望而生畏。不但叫人口服，也要叫人心服。

同时 此段也谈到治国时要反对的几点。前“三恶”是用严厉的语言指责统治者自己前后政令不一致，致使百姓犯了错误，自己又回过头来埋怨人家和惩罚人家的错误做法。强调治国时对百姓先提出要求。颁布具体的政令，让百姓有所遵循，对违反者才应治罪。否则，百姓的过错是统治者法令

不明确，教育不到的结果，不怪百姓，而应怪统治者。最后一句，是说该给别人东西时，要大方，不要小手小脚地那么吝啬。抓住芝麻，漏了西瓜。

孔子认为弟子们学习好了可以充当相才，在上述问题处理上，就能很得体。只有培养出上好的人才，才能把国家治好。

4.后生可畏

子贡问曰：“赐也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汝器也。”曰：“何器也？”曰：“瑚璉也。”（公冶长 4）

〔译文〕子贡（向孔子）问道：“（你评论一下）我是怎样的一个人？”孔子说：“你好比一个器皿。”子贡又问：“什么器皿？”孔子说：“（宗庙里面祭祀时盛黍稷的）瑚璉。”

〔评述〕孔子对自己的弟子有的很看中，很称赞，子贡就是一个例子。他把子贡比作瑚璉，是说他是个大才，可登大雅之堂，堪作大用。他从来把祭祀当作最高的规格，最大的事情，把子贡比作祭祀的瑚璉意即后生可畏。

子曰：“雍也可使南面。”（雍也 1）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冉雍这个学生可以让他做一个坐北朝南的官长。”

〔评述〕这是孔子称赞自己弟子的又一例子。古时南面即面南，坐北朝南，每个衙署都是坐北朝南，也就是做一个

衙署中独挡一面的官长。孔子盛赞冉雍有独立工作的能力，能治理一个地方，使其有成，对弟子充满厚望。

子谓仲弓曰：“犁牛之子骍且角，虽欲勿用，山川其舍诸？”
(雍也 6)

〔译文〕当孔子谈到冉雍（仲弓）时说：“这个普通耕牛生出来的小牛，长着红色的毛，整齐的角。虽然不想用它作为牺牲来祭祀，山川之神难道会舍弃它吗？”

〔评述〕古时牛的使用有两种等级，一是耕地，属下等；一是用作祭祀时的牺牲，属上等。上等的牛与神打交道，地位很高，孔子把仲弓比作这种牛，这是用形象的语言称赞自己的弟子，对弟子寄以很大的希望，对后辈充满信心。

子曰：“后生可畏，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？四十 五十而无闻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”
(子罕 23)

〔译文〕孔子说：“年少的人是令人可怕的啊！（这些人年富力强，如果再加上肯用功夫的话），谁能断定他们将来赶不上现在的人呢？如果他到四十岁、五十岁仍然没有什么名望（没有人称赞他）那他就没有什么令人可怕的了。”

〔评述〕寥寥数语，说出孔子对少年及青年人的态度。孔子看到了年轻人将来可能超过老年人。如果一个人到了中年还做不出什么成绩来也就不可怕了。可怕的是年轻人，文中所用“畏”字并非单指“可怕”而言，应是敬畏之意，很高